

老美的地沟油生意

◆ 康雯莹

纽约郊区,Dar Pro 公司一处喧闹嘈杂的厂区里,一辆油罐车正往深深的储油池中倾倒价值数千美元的原料。

这些夹带着奇形怪状杂质的棕色液体被注入池中,顿时沉渣泛起一股掺杂着过期薯条、腐烂洋葱和西红柿的味道迅速弥漫四周,一堆泡沫也涌了出来。

Dar Pro 公司 CEO 兰道尔·施杜威(Randall Stuewe)一边微笑着欣赏这恶心的一幕,一边对《纽约客》记者柯拉品托(Colapinto)炫耀说:“像这样用过的烹调油,我们每年能处理 90 万吨。”

换一个更熟悉的名字,“用过的烹调油”其实就是“地沟油”。回收地沟油的买卖在中国屡禁不止,在大洋彼岸却是前途光明的产业——当然是用在能源领域。

这些让人反胃的地沟油被精炼行业称为“液体黄金”,现在,美国人已经为争夺这些“黄金”打了起来。

从地沟油里捞钱的新方法

在过去数十年里,Dar Pro 公司的盈利模式非常简单:回收食品工业中被丢弃的动物废料,从中分离出脂肪,再提炼出蛋白质,然后将它们分别卖给制造化妆品、肥皂、肥料和宠物食品的公司。

泔水的加工过程并不令人愉悦:首先煮沸去除水分,然后过滤掉里面的残渣。这些残渣五花八门,除了残羹剩饭,还有旧鞋、用过的脏尿布,甚至瘾君子们留下的针管。

将加工过的地沟油喷在牲畜饲料上,对快速催肥十分有效;拌入宠物食品里,这些狗粮、猫粮罐头也变得更受欢迎。

靠这个生意,Dar Pro 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。公司在美国 42 个州拥有 120 家工厂。全美一年要处理加工的动物废料有 2600 万吨之多,遍布各大小餐馆后巷的泔水桶里,装着的就是 Dar Pro 的滚滚财源。

从 2003 年起,Dar Pro 尝试了各种可能从地沟油里捞出更多钱的方法,但并不顺利。

“我们甚至尝试制造刨花板和假花,但都失败了。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,是从泔水里提取有用成分制造生物汽油,”施杜威说。

在能源紧缺的年代,“地沟油变汽油”无疑是一笔前途大好的买卖。

实验证明,在清洗、过滤和化学处理后,地沟油转变成的生物燃油燃烧起来比普通油料清洁 80%,甚至比玉米乙醇更低碳,不会影响土壤质量和粮食作物的种植。

根据 2007 年通过的联邦法规,到 2022 年前,美国运输用燃油中必须混入 360 亿加仑(1 加仑约等于 3.8 升)生物燃油。对参与混合业务的炼油厂,每处理一加仑生物燃油,可以获得一美元补助。

这项奖励政策让一场地沟油的争夺战拉开了序幕。

警察也做起了地沟油生意

二三十年前,地沟油的生意还不像如今这么高端。那时,美国的餐馆老板没有谁意识到泔水可以卖钱,他们通常把剩饭剩菜倒进厨房后巷脏兮兮的泔水桶里,巴不得有收油人把它们处理掉。

按惯例,这些收油人在半夜出现,把满满的泔水桶拿走,再换上一个干净的空桶。谁也不欠谁,谁也不用给谁钱。

现年 5 4 岁的埃沃莱特·亨利(Everett Henly)是地沟油产业中独立小企业业主的代表。他年轻时是一名巡逻警察,在交到了女朋友乔恩后,他便对女友的家族生意——地沟油回收—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“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可以靠卖地沟油赚钱,”亨利说,“我找乔恩出去转了一个晚上,收了 30 桶油,卖给一个小炼油厂,人家立刻给了我一张 780 美元的支票。”

这比亨利两周的薪水还多。从那以后,亨利在业余时间就成了收油人。朋友们嘲笑他挣的钱臭,但他毫不在意:“对我来说,钱闻起来就是正宗的钱味儿。”

美国的炼油厂按照地沟油的干净程度分



档付钱。很快,亨利掌握了这一行的窍门。最好的地沟油通常来自炸鸡店和教堂,因为前者的油换得勤,而且炸鸡的过程中不会混进太多杂质;最差的油则来自烧烤店,因为里面掺进了大量冰冻肉类释放出的水分。

亨利看到了地沟油中的利润,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个收油人。没多久,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炼油厂,把从餐馆回收的地沟油加工处理后卖给饲料公司。

他还把加油站废弃的油罐和蒸汽加热管道改造成炼油设备,改进了提炼方法,从地沟油里榨出更多钱来。

于是,收油人亨利成了企业家亨利,他和妻子志同道合,把家族生意经营得顺风顺水。在地沟油变得像今天这样紧俏以前,美国许多小型炼油企业都和亨利的路数一样,靠提炼地沟油生存。

像保卫油田那样保卫泔水桶

随着生物燃料需求的增加,地沟油市场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,在美国,每公斤提纯地沟油的价格已经卖到了大约 5 元人民币,是十年前的四倍。

尽管生物燃料的广泛使用还在探索阶段,但眼光放远的大企业家们已开始争夺地盘,试图在产业形成之初便牢牢掌控最重要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15.她创造了“自由调”

这次和筱文艳同班的小生是何叫天,过去他们两人没有一起演过戏,虽然彼此认识,也只是点头之交。何叫天比筱文艳年长三岁,他出身淮剧世家,名门之后。叔父何孔标是著名淮剧演员,徽班出身,功底厚实,“戏肚”很大,在淮剧界有“淮剧圣人”的雅号。何叫天在十岁时正式随叔父学戏,先学徽剧,叔父看他身材细瘦,便叫他攻小丑,在舞台上经常演《活捉王魁》《一匹布》《韩世忠》等剧目,像“踢球”、“打花鼓”这一类高难度的小丑技巧,他都学得很快;十五岁时改行唱武生,演出《挑滑车》《周瑜归天》《白虎堂》等戏;十七岁时又改唱小生。由于何叫天十岁登台便一炮而红,所以人称“十岁红”。与筱文艳同班时,剧场大门口的霓虹灯上,他挂的是“头牌”,后台老板为了在筱、何之间起个平衡的作用,筱文艳的名字并没有挂在大门口,而是单独挂在售票处,戏称“特别牌”。

想不到这一次同台演出后,艺术的纽带把他们连在一起,解放以后他们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,在《千里送京娘》《女审》《秦香莲》《三女抢板》《海港的早晨》等戏里,多次联袂登台。何叫天所创造的“连环句”成为传世之作。后来,何叫天不唱小生,专攻老生,并且成为淮剧老生的一代宗师。

筱文艳在高升大戏园唱的是《七世不团圆》。这出戏的故事,是讲金童和玉女在王母娘娘面前彼此流露了一点爱恋之情,王母娘娘看到之后怒从心中起,罚他们下凡,投胎七次,每次都不能成婚,这七段悲剧,每一段都是一出戏,按现在的概念来说,有点像系列戏曲。我们现在看到的《七世不团圆》,已经删去了金童、玉女这个大背景,也就成为七个互不相关的悲剧了。这七对悲剧人物分别是:孟姜女与万杞梁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、郭华郎与王月英、王十朋与钱玉莲、商琳与秦雪梅、韦燕春与贾玉珍、李奎元与刘瑞莲。

筱文艳在“高升”唱的是《七世不团圆》中



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这出戏,淮剧叫《梁祝哀史》。筱文艳饰演祝英台,何叫天饰演梁山伯。戏路是熟的,依然带有幕表色彩,演员可以任意发挥。兴许是此时的筱文艳在精神上已经获得了自由,这种难能可贵的自由激发了她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,就是在《梁祝哀史》的演出中,她创造了“自由调”。

这是在 1939 年的秋末冬初,时年筱文艳十七岁。

筱文艳在创造“自由调”时,借重主胡高小毛、司鼓王士广之力。高小毛比筱文艳年长五岁,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,江苏阜宁人,父亲在当地是颇有声望的外科医生,希望他能继承祖业。但是他对悬壶济世缺少兴趣,更喜欢拉拉唱唱,为此少不了挨打受骂,气得老父亲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,他也无所畏惧。为了自己的爱好,他只身逃到上海,进了戏班子,开始学小锣,业余时自学二胡。筱文艳看他拉得不错,所以便邀他到了“高升”,担任自己的主胡。其时,高小毛的父母都已去世,上无老下无小,独自一人待在后台栖身,常常是顾了吃的就顾不了穿的,进“高升”时已是秋天,他还是光脚穿双木拖鞋,筱文艳给了他一点钱,让他买袜买鞋,当然,平时也少不了援助他一点香烟钱。虽说高小毛比筱文艳大几岁,但尚未成家,反而把筱文艳当作大姐。尽管他在生活上不善于安排,但是对艺术却一丝不苟,十分认真。司鼓王士广原是演员出身,改行当司鼓,他作风严谨,热爱事业,司鼓的功力在当时的淮剧界首屈一指。“丝弦如骨肉,打鼓是指挥”,演员演戏,离不开主胡,也离不开司鼓。筱文艳和他们情同骨肉——这叫人脉,或者叫人脉,所以合作起来得心应手,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艺术创作团队。如果当时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对筱文艳的创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,说一个“不”字,那么筱文艳的历史,乃至淮剧的历史将会重写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自由调”是在与主胡高小毛、司鼓王士广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。

筱文艳创造“自由调”看起来有些偶然,其实有其必然性,长期以来她沉浸在京剧、徽剧艺术中,潜移默化,必然影响她的艺术创作,这是厚积薄发的结果。

20.一个女子正款款而来

一些男人下了工并不回家,也许,有的人根本就无家可归。他们打着赤膊,下身只穿着一条窄窄的肚兜兜。简易的油腻腻的桌椅,几碟清淡的小菜,酒碗却是大的,一堆烂泥般的酒鬼围着,倒是不大声吆喝,喃喃咕咕的,有时候跟和尚念经一样,他们一屁股坐下去可以从傍晚一直喝到凌晨,那些踉跄的身影让袁朴生想起武小够,这个酒鬼,真应该把他拉来。店老板用自酿的佛手柑酒和清酒卖给客人。有时候小酒馆里会出现持刀的黑衣武士,据说他们喝醉了就可以随意砍人。当他们的佩刀在空中乱舞的时候,没有人可以上前阻止他们,大家只是飞快地躲避而已。古子樱说,在日本,武士是格外受到尊重的。而女人,就是相夫教子,给夫家传宗接代,从来是没有地位的,这一点跟大清国完全一样。

知道袁朴生爱看戏,古子樱带他去看了一场“能剧”。能乐,是日本的一种歌舞剧种。一个简陋的剧场,舞台很小,几个穿和服的男女轮番上台,他们的扮相一点也不漂亮,唱腔有点像昆曲的味道,但又没有昆曲的韵味,演绎的剧情也让袁朴生懵懂不懂。古子樱在一旁翻译也不顶用,袁朴生大为不解的是,他看到有的日本女子剃去了眉毛,露出一口黑黑的牙齿,而有的女子则涂着个大白脸,同样让人看了害怕。古子樱解释说,日本人跟清国人不一样,未婚女子不能搽口红,她们涂抹白粉,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坏人欺负;而已婚的女子剃去眉毛和染黑牙齿,是对自己已经完全抛弃了之前的虚荣心和享乐心性的证明。袁朴生说:丑八怪!

有一天,两个人逛街,袁朴生私下里对古子樱说,日本的女人,怎么都是小个子、单眼皮、黄皮肤,还真没有几个好看的呢。

古子樱不以为然地说,日本女人漂亮的可多了,师傅才来了几天啊?惠子难道不漂亮吗?说话间,街道斜对面一个女子正款款而来,撑一把花纸伞,素洁的和服穿在她身上,显得端庄、优雅,她皮肤白皙,发髻盘得很高,眉毛弯弯的,月牙般的眼睛,好像时时刻刻都盛满了盈盈的笑意。

漂亮。袁朴生脱口道。

古子樱朝那个女子叫了一声:美智子!

女子缓缓转过脸来,见到他们,紧赶几步走过来,嘴里小声和古子樱嘀咕着什么。

古子樱对袁朴生说,师傅,她就是您的弟妹,美智子。这几天她去了娘家。

美智子移动着小碎步,走到袁朴生面前,深深鞠了一躬。身体的弯度几乎弯成了对折。袁朴生拱手还礼时,见古子樱在一旁得意地笑着。

内心里不得不承认,美智子真的是很漂亮的。就是跟自己心底里那个人相比,也不逊色。甚至,美智子笑起来妖妖的,有一种袁朴生难以形容的风情。

花了两天工夫,古子樱陪着袁朴生把整个常滑转了一圈。袁朴生首先要看的是窑。古子樱领他爬上了当地唯一的松寿山,说是山,其实就是个大土丘,当他看到一座龙窑匍匐在松寿山的山坡上,他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。日本人太会模仿了,这座龙窑,几乎就是从古蜀街搬过来的。袁朴生走进窑口一看,却发现

这座窑的规模要比古蜀街上任何一座龙窑要大得多。窑头开阔,居然三根烟囱并列,看上去有些意思,窑肚隆大,粗货细活各有位置,分隔得清清楚楚。相比之下,古蜀街龙窑就显得逼仄了。人家多厉害,三根烟囱一齐喷烟,那种火力可想而知。窑尾的点火口,也作了改进,风口变大,出烟更爽利了。在窑里钻了半天袁朴生终于明白,人家是跟咱在学本事,但人家聪明着呢,并不是盲目照搬啊。

袁朴生问,这座龙窑有多少年了?

古子樱摇头说,我们不叫龙窑,它的名字叫登窑。每隔几年,窑就会停下来,人们会改进它。要说年岁嘛,应该也有个几百年了吧。日本有六大古窑,分别是常滑烧、瀬户烧、越前烧、信乐烧、丹波烧、被前烧,其中常滑烧是最古老也是最有名的。

袁朴生瞥了他一眼,说,这窑是你们家的?古子樱坦然地说,三岛家族的窑产不止一处啊。所以呢,我才会不远万里去清国学习陶艺,这比我在常滑当个小医生重要得多。师傅,现在你该明白了吧。



徐风